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二十八 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録監生臣朱堦

禮記集說卷一百三十八

宋 衛湜 撰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鄭氏曰援謂牽持之也無怨人無怨之者也易猶平安也俟命聽天任命也險謂傾危之道反求於其身不以怨人畫布曰正棲皮曰鵠

孔氏曰素鄉也鄉其所居之位而行其所行之事不願行在位外之事鄉富貴之中行道於富貴謂不驕不淫也鄉貧賤之中行道於貧賤謂不諂不懾也行乎夷狄謂夷狄雖陋亦隨其俗守道不改行乎患難謂臨危不傾守死不變無入而不自得者言君子所

入之處皆守善道在上位不陵下此素富貴行富貴也在下位不援上此素貧賤行貧賤也身處貧賤則安之宜令自樂不得援牽富貴者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此素夷狄行夷狄也若入夷狄當自正已而行不求於彼人則彼人無怨已者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此素患難行患難也尤過責也易平安也言君子以道自處常居平安之中以聽待天命也小人以惡自居常行險難傾危之事以徼求榮達之道也正謂

賔射之侯鵠謂大射之侯

橫渠張氏曰責已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藍田呂氏曰達則兼善天下得志則澤加於民素富貴行乎富貴者也不驕不淫不足以道之也窮則獨善其身不得志則修身見於世素貧賤行乎貧賤者也不謟不懾不足以道之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素夷狄行乎夷狄者也文王内文明而外

柔順以蒙大難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素患難行乎
患難者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此在
上位所以不陵下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
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此在下位所以不援上也陵
下不從則罪其下援上不得則非其上是所謂尤人
者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居易者也國有道不變塞
焉國無道至死不變心逸日休行其所無事如子從
父命無所往而不受俟命者也若夫行險以徼一旦

之幸得之則貪為巳力不得則不能反躬是所謂怨天者也故君子正己而不求於人如射而已射之不中由吾巧之不至也故失諸正鵠者未有不反求諸身則德之不進豈吾憂哉

建安游氏曰素其位而行者即其位而道行乎其中若其素然也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此素貧賤行乎貧賤也及其為天子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此素富貴行乎富貴也飯糗袗衣其位雖不同而此道之行一也至於夷狄患

難亦若此而已道無不行則無入而不自得矣蓋道之在天下不以易世而有存亡故無古今則君子之行道不以易地而有加損故無得喪此君子之得於心者然也至於在上位不陵下知富貴之非泰也在下位不援上知貧賤之非約也此唯正已而不求於人者能之故能上不怨天以在我者有義也下不尤人以在物者有命也此君子之見於行者然也蓋君子為能循理故居易以俟命居易未必不得也故窮通皆

好小人反是故行險以徼幸行險未必常得也故窮通皆醜學者要當篤信而已射有似乎君子者射者發而不中則必反而求其不中之因意者志未正邪體未直邪持弓矢而未審固邪然而不中者寡矣君子之正身亦若此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而已而何怨天尤人之有哉失諸正鵠者行有不得之況也

延平楊氏曰君子居其位若固有之無出位之思素其位也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何願乎外之有故能素其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也魯侯之不見孟子也臧倉實尼之而孟子曰予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蓋孟子非有求於魯侯也故其不怨天不尤人如此居易以俟命行其所無事也行險以徼幸不受命者也詭遇而得禽者蓋有焉君子不為也射有似乎君子者射以容節比

於禮樂為善内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射而失正鵠者未能審固也知射者豈他求哉反而求諸身以正吾志而已此君子居易之道也世之行險以徼幸者一有失焉益思所以詭遇也則異於是矣

河東侯氏曰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行其素則無事矣易曰素履往无咎是也　又曰總老嘗問一士人曰論語云黙而識之識是識箇甚子思言君子無入不

自得得是得箇甚或者無以為對侯子聞之曰是不識吾儒之道猶以吾儒語為釋氏用在吾儒為不成說話既曰默識與無入不自得更理會箇甚識箇甚事是不成說話也今人見筆墨須謂之筆墨見人須謂之人不須問默而識之是默識也聖賢於道由是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是自得也豈可名其所得所識之事乎

新安朱氏曰此第十四章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

曰字者放此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素富貴以下言素其位而行也在上位以下言不願乎其外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其外也易平地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正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又曰詭遇是做人不當做底行險是做人不敢做底　又曰此章文義無可疑者而張子所謂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

之理者尤為切至呂氏說雖不免時有小失然其大體則皆平正慤實而有餘味也游氏說亦條暢而存亡得喪窮通好醜之說尤善但楊氏以反身而誠為不願乎外則本章之意初未及此而詭遇得禽亦非行險徼幸之謂也侯氏所辨常總默識自得之說甚當近世佛者妄以吾言傅著其說而旨意乖剌如此類者多矣甚可笑也但侯氏所以自為說者卻有未善若曰識者知其理之如此而已得者無所不足於

吾心而已則豈不明白真實而足以服其心乎

海陵胡氏曰位者所守之分外者分外之事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皆守已分而行不過分也君子向富貴之時則得富貴之中道貧賤之時則得貧賤之中道在夷狄處患難亦然所謂富貴聖人固無心於此假之以行其道耳博施濟衆舉賢援能是富貴之中道也不為苟進不求苟得此貧賤之中道也言忠信行篤敬此行夷狄之中道也患難有二或一身之患難

或天下之患難處天下之患難生重於義則捨義而取生義重於生則捨生而取義一身之患難但自守其道不變其志此行患難之道也入猶向也

嚴陵方氏曰素與莊子所謂素逝之素同而與經所謂素隱之素異蓋因其自然無所與雜之謂也居是位則素是位而行是事所以不願乎其外也富貴貧賤夷狄患難隨所遇而安之此非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者乎是以朱輪駟馬而舜不以為泰簞食瓢

飲而回不以為憂九夷之居孔子不以為陋三年之征周公不失其聖君子素其位而行葢有見乎此故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言入乎富貴則得乎處富貴之道貧賤則得乎處貧賤之道入乎夷狄患難亦若是而已在上位不陵下雖富貴而無驕故也在下位不援上雖貧賤而不諂故也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論語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是也無怨者非特人無怨於己己亦無怨於人也上不怨

天以處巳有命也下不尤人以處巳有義也莫非命也君子道其常小人道其怪道其常故居易以俟之道其怪則行險以徼之幸亦命也君子不謂之命而謂之幸焉故孔子曰罔之生也幸而免

兼山郭氏曰素者豫定乎内之謂也豫定乎内視萬變皆吾素有也又焉有陵下援上怨天尤人之累乎天人同功也則同乎天人義命一致也則同乎義命故居易以俟命顧義之所存而君子不獨謂命也小

人不知天命而不畏所以行險以徼幸其免也幸而已矣

長樂陳氏曰易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故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皆獨行其願而無待乎外則所往无咎宜其無入而不自得也夫如是則在上位不驕必不陵下矣在下位不憂必不援上矣此所以正已而不求於人也此所以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也此所以居易

以俟命也此所以如射失正鵠反求其身也小人反是是故行險以徼幸嗚呼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於此可見矣至於君子之道如行遠自近登高自卑欲孝父母自妻子始則亦反諸身求諸已耳皆忠恕之所致中庸之所成也

四明沈氏曰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不是位正是外也易之正位居體孟子居天下之正位乃位也人處富貴貧賤患難夷狄之變便忘卻正位馳逐於外而不

反所謂行乎富貴行乎貧賤行乎夷狄行乎患難此位不變也無入看去何處也不用揀擇不須把捉非孔子不至此境

高要譚氏曰何謂行踐履是也何謂外在天在人者是也所居之處雖險易窮通之不同而身之履踐無造次顛沛之或變此所謂素其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也自得云者所樂在内不在於外故也彼在外者一豪已上君子皆以為無預於已而未嘗容心於其

間或歸之天歸之人皆非我也故得時而在上位君子謂於我無加我何敢驕倨以陵下邪不遇而在下位君子謂於我無損我何所歆羨而援上邪專務正己不求於人不得於天我無怨焉不得於人我無尤焉此所謂不願乎其外居易以俟命也凡此皆君子立命之說顔子之屢空孟子之不動心皆有得於是學者唯知所以立命然後存心養性有用力之地儻不知立命則將心馳於是非利害榮辱禍福之境而

忿懥恐懼喜樂憂患日交戰於胷中又何以存其心養其性邪命者貴賤貧富死生夀夭皆禀於天者也一心之中坦然平易凡貴賤貧富死生夀夭之在天者但俟其來而順受之初無豪髮芥蔕於胷次故曰君子居易以俟命

范陽張氏曰素猶雅素終始富貴則以忠恕之道行乎富貴堯是也終始貧賤則以忠恕之道行乎貧賤顔子是也素夷狄則以忠恕行乎夷狄箕子是也素

患難則以忠恕行乎患難孔子是也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皆天所以命我者吾其如何哉姑聽之而已然我有忠恕之道無入而不自得故盡其在我不責備於人其在上也以忠恕待人故不陵下其在下也以忠恕自處故不援上援者欲己與之齊也反求諸身在我有秒忽之差則在彼有尋丈之失然則失諸正鵠豈正鵠之罪哉

永康陳氏曰素其位而行道自行也無所不通之謂

行富貴以順來而道常公之貧賤夷狄患難極有窒處而道常通之回旋曲折皆有樂地如水由地中行行因地而見而行非地也居易以俟命信得及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身者天地萬物之準也為道之基也修其身至於與道為一由是推之無有不準一豪不準必有一豪不盡處盡亦觀諸射乎

吳興沈氏曰位非名位之謂也立太極奠三才列萬物止其所止之謂也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

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中庸所謂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者此理也惟其性分所止無不具足極天下之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皆不足為吾加損也故以之處富貴則此位行乎富貴處貧賤則此位行乎貧賤處夷狄則此位行乎夷狄處患難則此位行乎患難富貴貧賤夷狄患難雖紛擾於外君子之位於內者常自若也何往而不自得焉君子之位於內者如是勢之尊卑人自以為上下耳於君子何榮辱焉

故居上位則不陵下在下位則不援上亦其理宜然也君子則然小人反是故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東萊呂氏曰居易以俟命如天命之謂性之命非特為貴賤窮通也

延平周氏曰射有似乎君子君子不罪其在彼者

錢塘于氏曰君子無求中之心謂君子似射則不可

新定錢氏曰此章當看一行字正是君子無入而不

自得處所以不願乎其外者也若但碌碌苟安素分亦何足道直是隨所遇而行焉方是自得

晉陵錢氏曰素猶固也安於固然則道無時而不可行所以不願乎其外入者自外之辭安於固然則於其所入猶固然也而道無不行是以自得陵迫脅也援攀引也下不從不迫脅之上不用不攀引之易猶平也正已則居易失已則行險居易則待天命而無所容其心行險則徼幸於得利而喪其本心矣正鵠

皆鳥名義取其難中也君子在上位而不得乎下在下位而不得乎上猶射之失正鵠也反而正已猶射之求諸身也此一節謂中庸之道不求諸人

林氏曰富貴貧賤夷狄患難所居之位不同而道行其中則一也君子思不出其位安有願乎其外者哉外慕之心一生居富貴而必驕必淫居貧賤而必諂必懾居夷狄而變所守居患難而喪其志皆非素其位而行外慕之心移之也　又曰援攀引也在上位

而陵下者必驕在下位而援上者必諂驕者失其所以行富貴之道也諂者失其所以行貧賤之道也君子則不然謂居富貴而非泰在下者不可陵也處貧賤而非約在上者不足援也吾惟正己而不求乎人則遠怨矣不怨天不尤人則知命矣茍知正己而不求乎人雖以之行乎夷狄可也茍知不怨天不尤人雖以之行乎患難可也君子之所以能行此者無他居易以俟命也小人所以不能行此者無他行險以

徼幸也夫易與險不難知也君子小人所以異其趣者何也盖居易本乎循理行險由乎趨利君子循理小人趨利其所以異也然而居易以俟未必不得雖或不得亦曰有命行險以徼未必可得雖或苟得不過曰幸君子觀此可以審其所擇矣

霅川倪氏曰素者其舊所居已然者也入者今方自此而入也假如生於富貴是其素富貴也或貧賤之士逢時而得富貴是其入富貴也下之三者皆然素

者以道行之故無所不行入者以道行之故無往不得自得即孟子所謂自得之則居之安之自得自得其道而有以自樂故無入而不自得也富貴順境也貧賤夷狄患難逆境也順居其一逆居其三以此見人少有不經憂患者君子所以能居易俟命者以其視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為一也小人所以行險徼幸者貪欲之心熾必以人力勝天理也君子素其位而行以為如我已居之位皆可以行道是以不願乎外

而他有所求此所以能居易俟命者小人君子之反也此曰君子居易俟命乃曰行法以俟命於易言居静而待也於法言行動而待也法者正理與小人行險相反也俟命者世俗以為俟命之亨通如此則是欲達而惡窮欲富貴而惡貧賤或不如志不免失望君子則達亦俟命窮亦俟命窮之與達聽天命之何如爾故曰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射以譬君子處貧賤夷狄患難無所怨尤於居易以俟命之時

常反求諸身惟恐有一之未至而益加進修及達則兼善天下矣小人則唯怨天尤人而已

蔡氏曰此言正心修身之事素其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則心不外馳而正矣不願乎其外正己而不求於人則身安而修矣

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鄭氏曰自從也邇近也行之以近者卑者始以漸致之高遠瑟琴聲相應合翕和也耽亦樂也古者謂子孫曰帑此詩言和室家之道自近者始

孔子曰自射有似乎君子至此其順矣乎為一節覆明行道在身之事以射譬之所引詩小雅常棣之篇美文王之詩

藍田吕氏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故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父

母故仁人孝子欲順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帑樂之致家道成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也行遠登高者謂孝莫大於順其親者也自邇自卑者謂本乎妻子兄弟者也故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於寡妻至於兄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

建安游氏曰行遠必自邇自家以達國也升高必自卑由人以之天也妻子好合然後兄弟翕兄弟既翕

然後父母順葢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順於父母則家道正矣於治國也何有家道正則人道立矣於天道也何有知事於邇且卑者則遠且高者之理得矣延平楊氏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故齊家自身始行遠自邇之辟也葢妻子之不好合兄弟之不翕而能順父母者未之有也

新安朱氏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然後父母其順矣乎則順父

母自妻子始登高自卑之辟也此第十五章辟譬同

夫子誦此詩而賛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

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

自邇登髙自卑之意

或問十五章之説曰章首二句承上章而言道雖無

所不在而其進之則有序也其下引詩與夫子之言

乃指一事以明之非以二句之義為止於此也詩説

唯吕氏為詳實然亦不察此而反以章首二言發明

引詩之意則失之矣

涑水司馬氏曰行遠必自邇自家以達國也登髙必自卑由人以之天也

延平周氏曰自邇而行遠者自室家而及乎天下者也自卑而登髙者自妻子好合而至乎父母其順者也

嚴陵方氏曰君子之道自誠意正心推而廣之以至於平天下自可欲之善積而進之至於聖而不可知

之神伊尹曰若升髙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又言父母其順矣乎者言父母順則天下無不順也此皆有所自之意也

蕙山郭氏曰易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推是而言聖人之道與天下之至理皆易知易從而天下莫能從之者凡以行之不自邇自卑故也惟其自邇自卑所以易知易從而終於必達其成德也反在於真積力久不息之後所以莫能知莫能

從此中庸之難能也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則化天下者必始於順父母父母之道必始於樂室家同兄弟夫何難哉顧行之不至而已關雎之詩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亦此之謂也

晉陵喻氏曰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步步著實何憂乎邇之不遠卑之不高哉身既正矣則處夫婦兄弟之間下至妻帑何憂不樂以此奉親父

母有不順者乎

晏氏曰常棣本燕兄弟之詩乃曰妻子好合者蓋人之兄弟少長嬉戲譬如新昏初未嘗不和良由娶婦則外姓入家爭長競短爲人夫者唯婦言是用則兄弟始不和矣故兄弟之翕者必本於妻子之合焉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故順於父母必本於兄弟之和焉昔舜之孝釐降二女于嬀汭觀厥刑于二女有欽哉之語則妻子之合可知矣故雖傲象有言二嫂

使治朕棲不以為慍亦誠信而喜之非兄弟之和乎所以父頑母嚚亦能順之而克諧以孝也

高要譚氏曰誠身之學治家治國治天下皆不外是而其用心自家始故曰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升高必自卑蓋切近於身者唯家為然一家之內妻子兄弟最為難處人子所以順其親者在於處妻子兄弟之閒得其道也道行乎妻子而妻子睦道行乎兄弟而兄弟和由是而上得父母之悅則修身及家之道

得矣推此而施之國施之天下又何足治乎

晉陵錢氏曰君子之道始於夫婦至於兄弟則父母無不順亦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此一節謂中庸之道行於一家

蔡氏曰此言齊家之事自身修以後皆理物也齊家乃理物之始故以自邇自卑為言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

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鄭氏曰齊明明猶潔也洋洋人想思其傍僾之貌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思聲之助言神之來形象不可億度而知事之盡敬而已況可厭倦乎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言神無形而著不言而誠

孔氏曰此一節明鬼神之道無形而能顯著誠信中庸之道與鬼神之道相似亦從微至著不言而自誠

也齊明盛服齊戒明潔盛飾衣服以承祭祀也鬼神之情狀人想象之如在人之上如在人之左右所引詩大雅抑之篇言神之來至以其無形不可度知常須恭敬況於祭祀可厭倦乎微之顯者鬼神之狀微昧不明而精靈與人為吉凶是從微之顯也誠之不可揜者鬼神誠信不可掩蔽善者必降以福惡者必降以禍如此夫者此詩人所云何可厭倦此鬼神即易繫辭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以能生萬物也

彼註云木火之神生物金水之鬼終物彼以春夏對秋冬故以春夏生物秋冬終物其實鬼神皆能生物終物也故此云體物而不可遺此雖說陰陽鬼神人之鬼神亦附陰陽之鬼神故此云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是兼人之鬼神也

河南程氏曰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伊川　又曰鬼神者造化之

迹也　又曰鬼是往而不返之義　又曰立清虚一大為萬物之原恐未安須兼清濁虚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明道　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故説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包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　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無然不能無疑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氣為物遊魂為變與原始要終之説便

能知也鬼神之道只恁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

横渠張氏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　又曰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　又曰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神示者鬼之始歸往者來之終　又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

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又曰凡可狀皆有也
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虚而神則神與
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
藍田吕氏曰此章論誠之本唯誠所以能中庸神以
知來知以藏往往者屈也來者伸也所屈者不亡所
伸者無息雖無形聲可求而物物皆體弗聞弗見可
謂微矣然體物不遺此之謂顯不亡不息可謂誠矣
因感必見此之謂不可揜　又曰鬼神者無形故視

之不見無聲故聽之不聞然萬物之生莫不有氣氣也者神之盛也莫不有魄魄也者鬼之盛也故人亦鬼神之會爾此體物而不可遺者也鬼神者周流天地之間無所不在雖寂然不動而有感必通通雖無形無聲而有所謂昭昭不可欺者故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弗見弗聞可謂微矣然體物而不可遺此之謂顯周流天地之間昭昭而不可欺可謂誠矣然因感而必通此之謂不可揜　又曰鬼神者二氣之

往來爾物感雖微無不通於二氣故人有是心雖自謂隱微心未甞不動動則固已感於氣矣鬼神安有不見乎其心之動又必見於聲色舉動之閒人乘閒以知之則感之著者也

上蔡謝氏曰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來不息神也摧仆歸根鬼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為神則神以為不神則不神矣知死而致生之不智知死而致死之不仁聖人

所為聖明之也　或問死生之說謝曰人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否謝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明道曰待向你道無來你怎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但去尋討看謝曰此便是答底語又曰横渠說得來别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曰沈魂滯魄影響底事如何曰須是自家看得破始得張亢郡君化去嘗來附語亢所知事皆能言之亢一日方與道士圍碁又自外來道

士封一把碁子令將去問之張不知數便道不得又如紫姑神不識字底把著寫不得不信底把著寫不得推此可以見矣曰先生祭饗鬼神則甚曰是他意思別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蓋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格有廟必於萃與渙言之雖然如是以為有亦不可以為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置得去始得曰如此却是鶻突也謝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自家要無便無使得鬼

神在虚空中辟塞满觸目皆是為他是天地閒妙用

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

建安游氏曰道無不在明則為禮樂幽則為鬼神鬼神其道之妙用也其德顧不盛歟夫欲知鬼神之德者反求諸其心而已神將來舍則是神之格思也若正心以度之則乖矣所謂不可度思也正已度之猶不可又况得而忽之乎所謂不可射思也不可度故視不見聽不聞不可射故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

夫微之顯如此以其誠之不可揜也誠則物物皆彰矣故不可揜為之顯者其理也誠之不可揜以其德言也

延平楊氏曰鬼神之德唯誠而已誠無幽明之間故其不可揜如此夫不誠則無物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尚何顯之有知此其知鬼神矣　又曰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蓋其妙萬物而無不在故也

河東侯氏曰鬼神之德天地乾坤陰陽造化之理而

已有是道有是理故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有是物有是用故體物而不可遺消息盈虛往來神明皆是理也吉凶悔吝剛柔變化皆是物也妙而無窮微而至顯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射讀作石字故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或曰鬼神其誠乎曰只是鬼神非誠也曰非誠則經言誠之不可揜何也曰誠者誠也充塞乎上下無物可間

者也以陰陽言之則曰道以乾坤言之則曰易貫通乎上下則曰誠葢天非誠其行也不健地非誠其載也不厚人非誠其形也不踐總攝天地斡旋造化動役鬼神闔闢乾坤萬物由之以生死日月由之而晦明者誠也經不曰鬼神而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鬼神之德誠也誠無内外無幽明故可格而不可度射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鬼神亦器也形而下者也學者心得之可也

新安朱氏曰此第十六章張子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為德猶言性情功效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為物之體而物之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

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隂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　或問鬼神之説其詳奈何曰鬼神之義孔子所以告宰予者見於祭義之篇其説已詳而正鄭氏釋之亦已明矣其以口鼻之嘘吸者為魂耳目之精明者為魄

蓋指血氣之類以明之程子張子更以隂陽造化爲說則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中矣蓋陽䰟爲神隂魄爲鬼是以其在人也隂陽合則魄凝䰟聚而有生隂陽判則䰟升爲神魄降爲鬼易大傳所謂精氣爲物遊䰟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而書所謂徂落者亦以其升降爲言耳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方伸而爲神往者既屈而爲鬼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隂主屈

而錯綜以言亦各得其意焉學者熟玩而精察之如謝氏所謂做題目入思議者則庶乎有以識之矣又曰呂氏推本張子之說尤為詳備但改本有所屈者不亡一句乃形潰反原之意張子他書亦有是說而程子數辨其非東見録中所謂不必以既反之氣復為方伸之氣者其類可考也謝氏說則善矣但歸根之云似亦微有反原之累耳游楊之說皆有不可曉者唯妙萬物而無不在一語近是而以其他語考

之不知其於是理之實果如何也侯氏曰鬼神形而下者非誠也鬼神之德則誠也案經文本贊鬼神之德之盛如下文所云而結之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則是以鬼神之德所以盛者蓋以其誠耳非以誠自為一物而别為鬼神之德也今侯氏乃析鬼神與其德為二物而以形而上下言之乍讀如可喜者而細以經文事理求之則失之遠矣程子所謂只好隔壁聽者其謂此類也　曰子之以幹事明體物何也天下

之物莫非鬼神之所為也故鬼神為物之體而物無不待是而有者然曰為物之體則物先乎氣必曰體物然後見其氣先乎物而言順耳幹猶木之有榦必先有此而後枝葉有所附而生焉貞之幹事亦猶是也

長樂劉氏曰鬼神之為德所以盛者以其主宰於萬化也無形也而形由之以生無氣也而氣由之以兆其體虛空故能役用於萬有其用沖寂故能造化於

三才不可得而見也而欽敬畏仰孰敢慢之於無形不可得而聞也而恭肅恐懼孰敢忽之於無聲不可得而名也隨其用而名其功不可得而體也隨其物而體其德是故用其健順者強之曰乾坤用其覆載者強之曰天地用其氣者強之曰陰陽用其道者強之曰仁義用之為熯潤者強之曰水火用之為鼓撓者強之曰雷風用之為養悅者強之曰山澤歸之於主宰者強之曰鬼神然則鬼神無體萬物流行莫非

其體也資其物者莫不荷鬼神之功故曰體物而不可遺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資其功而享其妙又可遺哉故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不遺其覆載之德而祀乎天地也不遺其照臨之功而祀乎日月也不遺其仁義之道而祀乎堯舜也不遺其生育之恩而祀乎祖先也不遺其變化之勤而祀乎四時風霆雷雨山川丘陵也故曰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以言乎無所入而不仰乎鬼神之功無所

至而不沐乎鬼神之德也

海陵胡氏曰鬼神以形言之則天地以氣言之則陰陽以主宰言之則鬼神鬼神無形故視之弗見無聲故聽之弗聞無體以物為體視其所以生所以成莫非鬼神之功故天下之人不可遺忘以神無形無聲故其來也不可億度人當敬事之不暇況可厭射之乎

莆陽林氏曰此一段自非深於道德性命之理未易

到此蓋唯性能知之知之然後能言之明而禮樂幽而鬼神一而已矣以有求之則窈窈冥冥而不見其迹以無求之則又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也子思作中庸而有及於鬼神之事是其窮理至此有得於此矣人多見子路問鬼神之事則疑之不知當時發此一問亦子路窮高極遠見到此方有此問孔子答之以未知生未事人則往往以為鬼神又道德之別一事不可學也今人不會此意只說能事人便

能事鬼失之遠矣殊不知孔子之言謂子路不可躐等須學至此然後可以知此也此乃子路之幼學其後燔臺結纓想子路亦知之矣然則子思之言可謂深於道德性命之理然後能形容此言也如致中和一事則知天地之位萬物之育孝一事則知其通神明光四海皆學之極到處然後能知而言也

范陽張氏曰惟鬼神之德如此是以發天下之敬

高要譚氏曰誠者實理也貫幽明通晝夜亘古今窮

萬世此理常在不亡不息未嘗有纖毫間斷也雖隱於至微不可以形聲求然物物皆體隨所遇而著見惟其如是故天下之物莫能擬其形容獨鬼神變化無方可以推見其理之不可揜者此夫子所以稱鬼神之德為盛也微而顯者鬼神之德如此蓋實有是理故也若無是理安得隨感而著見乎誠之為道與鬼神之德更無異理方其隱於至微有如鬼神之不可聞見也此所謂往者屈也及其著見而不可揜又

如鬼神之隨感隨應也此所謂來者伸也聖人知鬼神之情狀不過往來屈伸之理方其往而屈也若甚隱微及其來而伸也尤為顯見因以見誠之不可揜者其理如此故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吳興沈氏曰中庸之道顯則有人事幽則有鬼神曰忠恕曰舜之大智曰顏子之擇善曰子路之強曰君子之道四皆人事也至此又指其幽者示之其實皆中庸也

嚴陵喻氏曰晦菴曰其言體物猶所謂幹事旨哉言乎木非榦則不能生築非榦則不能立不曰物之體而曰體物猶不曰事之幹而曰幹事也

宣城奚氏曰世之言鬼神者皆失之誕謾荒怪惟聖人之論極乎實理經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曰有者實理也知禮樂則知鬼神矣蓋盈乎天地之間凡其可名狀者皆有也皆實理也名之曰鬼神雖弗見弗聞本無真體而默體於物自有不可遺者故

在天地則有天地之鬼神在山川則有山川之鬼神在宗廟則有宗廟之鬼神凡報本反始之有乎物者皆鬼神之不可遺者也惟君子知其不可遺故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此豈故為是勉強矯飾之態哉亦曰實有是理耳夫以其弗聞弗見而乃使人敬之若是者微之顯也人之所以敬鬼神若是者誠之不可揜也此鬼神之德所以為盛也彼惑於世俗誕謾荒怪之説者至謂真聞真

見可驚可愕此豈知鬼神之德哉

錢塘于氏曰此章發鬼神之為德而著誠之不可揜

誠之一字始開於此

新定顧氏曰陟降厥士日監在茲非是虛語鬼神充

塞天地閒司察生人但人不見爾如今人請大仙大

仙便降法師行法神將便至何其相去之近也有疑

人死後神識散不散者答曰人之智慮淺未到這地

如何探先臆度死了神識散不散所可知者明則有

禮樂幽則有鬼神此是決定若要盡測鬼神中事如何容你識盡且如禽獸亦有靈性他只知得他類中事如何知得人事曲折人之神識自道中生出來亦有神識復歸道體之理但其間曲折不齊不可盡知或問神識亦有壞時否答曰以理推之鬼神亦有代謝纔著於有便有壞時惟神其神者不壞不滅又曰人纔動念鬼神便知此其所洞見者吾人但當正心誠意戒謹恐懼到得德重鬼神欽田地也早得何須

更説過頭事人之所為善惡報應遲緩者自是天道長遠不如此屑屑定須次序報來或問釋氏輪回之説如何答曰姑存之若果有天堂地獄為善者定不到得墮惡地獄分明或問東萊書説云後人祭山神須泥塑木刻為人形不知峙而為山流而為川飛走而為禽獸靈而為人各自有箇形若謂山神之形如人則人之形亦可為山矣此説有理答曰固是但鬼神之形不必指定形貌而論安知山神必為人形必

不為人形所謂游魂為變卻自有變現時不可執定說（答問）又曰實有之理是謂誠夫惟實有是理則無隱而不章者鄭康成曰可猶所也言不有所遺鬼神無往不在暗室屋漏可以隔絶人之視聽不可以隔絶神之往來體物而不可遺之謂也（講義）

蔡氏曰此言感應微妙之理君子之道自家齊以前人力可至其國治天下平之事非誠之至與造化同體者不能也君子至此其功用與聖人同矣子思特

舉此義以合之故下文即以聖人之事接之也　又

曰凡物之體無非鬼神體之故曰體物而不可遺此

體字虛非若形體之體實蓋體其體之謂也　又曰

誠之不可揜誠字恐是指人之成德而言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

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

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

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

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鄭氏曰保安也名令聞也材謂其質性也篤厚也言善者天厚其福惡者天厚其毒皆由其本而為之栽猶殖也培益也覆敗也憲憲興盛之貌保亦安也佑助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中庸之德故能富有天下受天之命也舜禪與禹何言子孫保之謂子孫承保祭祀周時陳國是舜之後也天之生物隨物質性而厚之善

者厚其福舜禹是也惡者厚其毒桀紂是也已德自
能豐殖天則因而培益之無德自取傾危天則因而
覆敗之所引詩大雅嘉樂之篇美成王之詩嘉善也
言成王憲憲然有令善之德宜民謂宜養萬民宜人
謂宜官人故天乃保安佑助命為天子又申重福之
記者引證大德必受命之義詩本文憲憲為顯顯
河南程氏曰知天命是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
也命者是天之付與如命令之命天之報應皆如影

嚮得其報者是常理也然而細推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以淺狹之見求之便為差互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唯有德者能之如修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此道也伊川

橫渠張氏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命於天天命天德氣之不可變者可變者獨死生修夭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

必受命

藍田吕氏曰中庸之行孝弟而已如舜之徳位皆極流澤之逺始可盡孝故禄位名夀之皆得非大徳其孰能致之　一本云天命之所屬莫踰於大徳至於禄位名夀之皆極則人事至矣天命中矣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則敬親之至莫如徳為聖人尊為天子之大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則養親之至莫如富有四海之内之盛也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

則繼親之至莫如宗廟饗之子孫保之久也舜之德大矣故尊為天子所謂必得其位富有四海之内所謂必得其禄德為聖人所謂必得其名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則福禄之盛享壽考而無疑也所謂必得其壽天之於萬物其所以為吉凶之報莫非因其所自取也植之固者如雨露之養則其末必盛茂植之不固者震風淩雨則其本先撥至於人事則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是皆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傾者

覆之也古君子既有憲憲之令德而又有宜民宜人之大功此宜受天禄矣故天保佑之申之以受天命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是亦栽者培之之義與　又曰命雖不易唯至誠不息亦足以移之此大德所以必受命君子所以有性焉不謂命也

建安游氏曰中庸以人倫為主故以孝德言之雖外物不可必要不害其有必得之理也

延平楊氏曰聖人之德無加於孝故稱舜之德以大

孝言之夫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此理之固然也然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與夫人事之盡其力無不齊也而有所不同者地有肥磽也古之聖人之在上豈獨舜而已哉而祿位名壽之必得獨惟舜為然蓋舜猶之生得其地也當堯之時上有好賢之誠心下無蔽賢之私黨雖商均之不肖宜若宗廟弗饗子孫不能保也而又有禹以繼其後此祿位名壽所以皆必得也若孔子之戹窮則異於是矣當衰周

之時猶之生非其地也雖其雨露之滋而牛羊斧斤相尋於其上則其濯濯然也豈足怪哉然顏跖之夭壽不齊何也老子曰死而不亡壽也顏雖夭其不亡者猶在也非夫知性知天者其孰能識之

河東侯氏曰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鬼神之為德誠而已前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而

繼之以舜其大孝也與舜匹夫也而有天下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以天下養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孝之大也此所謂必得者先天而天弗違也孔子亦匹夫也亦德為聖人也而不得者後天而奉天時也必得者理之常也不得者非常也得其常者舜也不得其常者孔子也舜之必得而為舜之事功舜之中庸也孔子不得而為孔子之事業孔子之中庸也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者也然而天之生物必

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如孔子者培之邪覆之邪何其窮也曰培之覆之非謂如孔子者也孔子德為聖人其名與祿壽孰禦固已培之矣孟子所謂天爵者也何歉於人爵哉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天非特私於聖人也保佑其命申順其理而已天且弗違是也聖人何與焉舜自匹夫而有天下栽者培之也桀自天子而為匹夫傾者覆之也天非為舜桀而存

亡之也理固然也故曰大德必受命必言其可必也

新安朱氏曰此第十七章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舜年百有十歲材質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游

散則覆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受命

者受天命為天子也此章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

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

章亦此意　又曰程子張子呂氏之說備矣楊氏所

辨孔子不受命之意則亦程子所謂非常理者盡之

而侯氏所推以為舜得其常而孔子不得其常者尤明白也至於顔跖壽夭之不齊則亦不得其常而已楊氏乃忘其所以論孔子之意而更援老耼之言以為顔子雖夭而不亡者存則反為衍説而非吾儒之所宜言矣且其所謂不亡者果何物哉若曰天命之性則是古今聖愚公共之物而非顔子所能專若曰氣散而其精神魂魄猶有存者則是物而不化之意猶有滯於冥漠之閒尤非所以語顔子也侯氏所謂

孔子不得其常者善矣然又以為天於孔子固已培之則不免有自相矛盾處葢德為聖人者固孔子之所以為栽者也至於祿也位也壽也則天之所當以培乎孔子者而以適丁氣數之衰是以雖欲培之而有所不能及爾是亦所謂不得其常者何暇復為異說以汨之哉

延平周氏曰傳曰父子之道天性也舜之大孝言天性也有天性所以致天德故曰德為聖人有天德所

以獲天位故曰尊為天子有天位所以享天禄故曰富有四海有天位有天禄則天祚之所以傳故曰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海陵胡氏曰子孫保之者武王下車而封舜之後胡公滿于陳是子孫長保其福禄也尊為天子是必得其位也竭天下之産以奉一人是必得其禄也萬世而下言帝王者必稱堯舜是必得其名也舜年三十而登庸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是必得其壽也宜民者

興庠序務農桑使男不釋耒女不廢機薄賦斂節用度若此之類是宜民也宜人者内朝廷外方國自宰輔以至於百執事自方伯連率以至于邑宰里長官皆得其人人皆稱其職若此之類是宜人也

嚴陵方氏曰舜不傳于子而傳於賢乃曰子孫保之何哉盖聖人則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乃天下之所饗萬民之所保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孰大於是

范陽張氏曰天之生萬物初無容心也因其材而成之耳如鸞凰為瑞物自取尊榮鵂鶹為妖祥自取彈射梗楠自取棟梁蒲柳自取煙爨夫亦因其材而成之耳栽者本根深固自取培益傾者本根揺蕩自取顛覆亦豈有心哉是以知大德者自取名位禄壽而無德者自取貧賤刑戮也此所以勉天下之為德者而論者曰孔子大聖人而名位禄不著顔子大賢而壽亦不聞斯言豈欺我哉曰大德受命天下之正理

也至於孔顔非可以為常也
江陵項氏曰上四章已極言用力之隠故自此以下
三章皆言道之功用以明其貴獨以舜武王周公言
之者皆處人道之變可以見聖人之功用也舜居側
微父母欲殺之本無得位得禄得名得壽之理文王
事商而武王以兵取之武王與子而周公以臣代之
皆處危疑之地而舜卒受命天不能窮也武王卒不
失顯名人不能訾也周公闡幽明之情極古今之變

為武王立八百年之紀綱制度使在天之靈慰喜而無憾萬世之下祖述而無以踰也此皆功用之至難而極盛者也然而用力之初則甚隱矣故皆以孝言之孝者仁心之所發也天下之實者莫加焉於武王周公之事獨言喪祭亦此意也知至於舜謂之大知行至於舜謂之大孝舜為人道之極萬世仰之不可加也周為王制之備萬世由之不可易也此蓋古之盡倫盡制者故舉之以為訓也宜民以在下者言之

宜人則尊卑遠近無不包也又舉文王之無憂者明舜與武王周公所居之地皆不若文王之易於以見獨舉舜武王周公之意也

建安真氏曰舜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其福禄上及於宗廟而下延於子孫此所以為大孝也然舜所知者孝而已若禄位名壽則天實命之非舜有心於得之也孔子以天之眷舜如此因言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質而加厚焉其本固者雨露得以滋培之其本

傾者風霜得以顛覆之其培之也非恩之也其覆之也非害之也咸其自取焉耳又引詩以明之以見大德者之必受命知舜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然後為大孝則夏商後王不敬厥德而至於覆宗絶祀者其為不孝可知

晉陵錢氏曰物有栽植者遇雨露則培益有傾欹者遇風雨則覆敗嘉樂今詩作假樂假大也憲憲作顯顯申加美也詩言大樂此君子有顯顯之令德宜民

人而受禄矣又有保佑而命之者誰乎乃自天而加美之也

永嘉薛氏曰舜之受命所謂與天地合其德者原其宗本不過充事親之孝天因材而篤之耳栽培傾覆皆天道之當然者舜何與焉達天之德而不能得天者未之有也而況于邇者乎

四明宣氏曰大孝惟於舜見之書與孟子論舜之孝皆言孝之始中庸論舜之孝則言孝之終蓋書與孟

子指其事親之實中庸則發明其用功之大　又曰
夫天人之應至難言也而聖賢常若有可必之論曰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今曰大
德而謂之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與壽聖賢
何若是爲必然之論而亦豈能盡取必於天哉或者
以有其不可必也故爲之說曰至貴在我所謂必得
其位至富在我所謂必得其祿至善在我所謂必得
其名生生在我所謂必得其壽則亦以其不可必也

故為之自反之説云耳夫所可必者理也所不可必者命也由聲色臭味之欲以至於四肢之安佚孟子皆曰有命焉至於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亦曰所以立命也是知言天下之理者常有必然之論而言天下之命者則不敢有取必之説故進乎德者聖人之事也名位禄壽者非聖人之所得與也雖然天道之可必亦惟人心之可必也謳歌之所歸從者如歸市非有大德者不能至是至於期之以萬年頌之以福

祿申之以令聞名位祿壽凡有是德者皆人心之所共祝人心之可必即天理之可必也天人之際又當以是觀之　又曰天命之於人猶其於天下之物也均是物也而生之有不同天豈或私於其物哉均是人也而命之有不同天豈或私於其人哉地有肥磽人事有不齊而雨露潤澤之功有得其養有不得其養皆因其材而篤之之謂也惟人亦然名位祿壽因其有是德而畀之無是德者不及也假樂之詩以

為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又有宜民宜人之功則受祿
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夫申之者非有心於命之
因以申之而已書曰天其申命用休所謂栽者培之
傾者覆之之謂也然則大德者必受命觀假樂之詩
益知取必於天者皆可取必於人者也雖然素富貴
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
難行乎患難在我固無入而不自得也奚必區區計
福祿於其後而取必於其在彼者哉蓋盡其在我者

聖人之德也必其在彼者中庸所以示行險僥倖之戒也

蔡氏曰自此至治國其如示諸掌言國治天下平之事舜性之者也故曰大孝大孝者不違乎天武王周公反之者也故曰達孝達孝者不違乎人天人之難格人鬼之難享聖人莫不各極其感應之妙孑思舉此以明顯而為天下國家者宜無有毫釐之不平且治也故前以鬼神為德之盛者起義而復以明郊社

禘嘗之義者結之也　又曰自君子之道費而隱至其如示諸掌乎言達道之事首言夫婦次言君子之道四者達道所事之自也自物格以至天下平者達道所施之序也聖人之中庸本一貫也由教而言不分內外體用則節目不明故有達德達道之分學者於此又當有以深察其融會貫通之義庶幾中庸之至可得而能也　又曰大孝大德大道皆以天道而為言達孝達德達道皆以人道而為言

禮記集說卷一百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集說卷一百二十九　　宋　衛湜　撰

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

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鄭氏曰聖人以立法度為大事子能述成之則何憂乎堯舜之父子則有凶頑禹湯之父子則寡令聞父子相成唯有文王也纘繼也緒業也戎兵也衣讀如殷聲之誤也壹戎殷者壹用兵伐殷也末猶老也追王大王王季者以王迹起焉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斯禮達於諸侯大夫士庶人者謂葬從死者之爵

祭用生者之禄言大夫葬以大夫士葬以士則追王者改葬之矣期之喪達於大夫者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其正統之期天子諸侯猶不降也大夫所降天子諸侯絶之不為服所不臣乃服之也承葬祭説期三年之喪者明子事父以孝不用其尊卑變

孔氏曰此一節明夫子論文王武王聖徳相承王有天下上能追尊大王王季因明天子以下及士庶人葬祭之禮王季能制作禮樂文王奉而行之武王又

能述成文王之道故無憂也鄭註組紺大王之父一
名諸盩周本紀云亞圉卒子大公叔類立大公卒子
古公亶父立又世本云亞圉雲生大公組紺諸盩則
叔類組紺諸盩是一人也大王王季身為諸侯葬從
死者之爵則大王王季衹得為諸侯葬禮不得言追
王從天子法故鄭知追王之時更改葬用天子禮案
大傳云武王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此云周公追王
不同者武王既伐紂追王布告天下周公追而改葬

故不同也父既為大夫祭以士禮鼔其先人而云尊之者欲明以巳之禄祀其先人也期之喪達乎大夫者欲見大夫之尊猶有期喪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得為期喪還著大功之服故云達乎大夫若天子諸侯旁期之喪則不為服也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謂正統在三年之喪父母及適子并妻也達乎天子者謂天子皆服之不云父母而云三年者包適子也天子為后服期以三年包之者以后卒必待三年然後

娶所以達子之志故通在三年之中是以昭十五年左傳云穆后崩大子壽卒叔向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是包后為三年也直云達乎天子不云諸侯者諸侯旁親尊同則不降故喪服大功章云諸侯為姑姊妹嫁於國君者是也喪服云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但不臣者皆以本服服也案熊氏曰此對天子諸侯故云期之喪達乎大夫其實大夫為大功之喪得降小功小功

之喪得降緦麻是大功小功皆達乎大夫也

藍田呂氏曰追王之禮古所無有其出於周公乎大王避狄去邠之岐山之下而居從之者如歸市則王業始基之矣王季成大王之業至文王受命作周故武王壹戎衣而有天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而已故追王大王王季文王者明王業之所基也武成曰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

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此追王之意歟追王之禮文王之志也武王承之武王之業也周公成之武王末年始受天命於是禮也葢有所未暇此周公所以兼言成文武之德也推是心也故上祀先公亦以天子之禮而下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葢先公祖紺以上追王所不及如達其意於大王王季豈無是意哉故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所以達追王之意於其上也葬從死者祭從生者則自諸侯達乎大

夫士庶人亦豈無是意哉故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葬之從死者之爵祭之用生者之禄上下一也所以達追王之意於其下也期之喪達乎大夫者期之喪有二有正統之期為祖父母是也有旁親之期為世父母叔父母衆子昆弟昆弟之子是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敢降旁親之期天子諸侯絶服而大夫降所謂尊不同故或絶或降也大夫雖降猶服大功不

如天子諸侯之絶服故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也如旁親之期亦為大夫則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絶服旁親尊同亦不降所不臣者猶服之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是也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三年之喪為父為母適孫為祖為長子為妻而已天子達乎庶人一也父在為母及妻雖服期然本為三年之喪但為父為夫而屈者也故與齊衰期之餘喪異者有

三服而加杖一也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二也夫必三年而後娶三也父母之喪則齊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孟子之事親所以自致其誠不可以尊卑變也

建安游氏曰武王之事言聖人所優為也故曰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謂之不失則與必得異矣乃如其道則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舜未始不同也　又曰武王於泰

誓三篇稱文王爲文考至武成而柴望然後稱文考爲文王仍稱其祖爲大王王季然則周公追王大王王季者乃文王之德武王之志也故曰成文武之德不言文王者武王既追王矣武王既追王而不及大王王季以其未受命而序有未暇也禮記大傳載牧野之奠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亦據武成之書以明追王之意出於武王也世之說者因中庸無追王文王之文遂以謂文王自稱王豈未嘗考泰誓

武成之書乎君臣之分猶天尊地卑紂未可去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服事殷之道固如是邪書所謂大統未集者後世以虞芮質厥成為文王受命之始故也當六國時秦固已長雄天下而周之號微矣辛垣衍欲帝秦魯仲連以片言折之衍不敢復出口葢名分之嚴如此故以曹操之英雄逡廵於獻帝之末而不得逞彼葢知利害之實也曾謂至德如文王一言一動順帝之則而反盜虛名而拂天理乎且武王

觀政于商而須暇之五年非偽為也使紂一日有悛心則武王當與天下共尊之必無牧野之事然則文王已稱之名將安所歸乎此天下之大戒故不得不辨亦所以正人心也

延平楊氏曰武王之武蓋聖人之不幸非其欲也然而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者以其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故也謂之不失與舜之必得異矣故泰誓曰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蓋聖人雖曰恭行天

罰而猶有受克予之言不敢自必也謂之不失不亦宜乎 又曰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以金縢之書考之其禮宜未備也周公居攝七年而後禮樂備故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則文武所以嚴父尊祖之義於是盡矣此文武之德益周公成之也故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謂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也葬不從死者是無

臣而爲有臣也祭不從生者是不以其所以養親者事其親也

河東侯氏曰中庸之道參差不同聖人之時中當其可而已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文王之中庸也舜以匹夫而有天下此舜之中庸也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武王之中庸也此謂不失天下之名者非謂武王之有天下不及舜也謂之天下之顯名者謀從衆而合天心也是與

舜之有天下不異也故亦曰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易地皆然故也有一毫不與舜受天下之心同有一人不謳歌獄訟而歸之非中也篡也尚有顯名哉武王末年方受天命而有天下未及有作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先公之禮喪葬之制皆古先所未有也此又周公之時中也

新安朱氏曰此第十八章自無憂者文王乎至子述之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葢其所作亦積

功累仁之事也自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至子孫保之言武王之事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戎衣甲胄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自武王末受命至無貴賤一也言周公之事追王盎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禄喪服自期以下諸侯

絶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已以及人也

又曰游氏引泰誓武成以為文王未嘗稱王之證深

有補於名教然歐陽蘇氏之書亦已有是說

涑水司馬氏曰壹戎衣而有天下葢言武王取天下

之易耳豈得以孟津還師為嫌改易舊文以衣為殷

乎禮大夫士皆三月而葬已而其子升為大夫受禄

多故祭以大夫豈有因追王而改葬乎

延平周氏曰文王雖可以無憂而未嘗無憂可以無

憂者以其有父之作而有子之述未嘗無憂者以其天人之責在於已故書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

海陵胡氏曰上言舜以匹夫積德而有天下此言周家累世積德而有天下以為天子凡父能作之或無子以述成之子能述之或無父以倡始之堯舜之子則朱均舜禹之父則瞽鯀三聖父子之間不令如此唯文王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王季作之文王述

成之文王作之武王述成之上有賢父下有聖子夫何憂哉聖人非其道非其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武王仗大義誅殘賊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而又尊為天子

山陰陸氏曰壹戎衣一掛戎衣伐殷也湯十一征自葛始文王專征伐其服戎衣屢矣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者嫌於失之是以言之舜言德為聖人此言名者各以其宜言言之也周之受命本在文王末在武王

此經不言追王文王者以上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之意文王與焉故也大傳則言武王之事而已期之喪達乎大夫則諸侯雖期不服然則天子唯為其親為妻為長子服諸侯仍服天王鄭氏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其正統之期天子諸侯猶不降大夫所降天子諸侯絶之不為服所不臣乃服之誤矣蓋所不臣雖服暫服也變也即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以是為常亦經不言諸侯則諸侯所服不識也父母之

喪無貴賤一也據此禮父在為母期天子諸侯亦服然所謂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猶信故經有違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葢如此若喪服傳云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何以大功曰尊同也尊同則服其親服亦是類矣故善說禮者不以變妨常寡妨衆且天子為三公九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其所為服亦廣矣其於親親雖不為服可也亦若所謂諸父昆弟若未有無爵者也故秦伯之弟鍼

仕諸晉君子以為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謂之出奔

兼山郭氏曰有憂莫如舜無憂莫如文王憂勤者文王也無憂者後人之言文王也

延平黄氏曰舜言德為聖人而武王不言者其避文王歟此亦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不及文王之意然而功之為盛也不足以德言

廣安游氏曰中庸之道常患乎失其傳夫無失其傳

之憂其唯文王乎即文王而言之居其前者常患乎無以授之而文王以王季爲父則王季授之矣其居後者常患乎無以承之而文王以武王爲子則有以承之矣此所謂父作子述也至於此武王用中之效始大見於天下身享其報則其道之相承而格於天心矣以一戎衣而有天下言其得之之易也以臣伐君而不失顯名既有其位又有其禄既有其祖又有其後此所謂報之厚全美而可觀也武王老而受命

七十而崩未及追王上祀以天子之禮周公能終其志而成其德文武之志於是為慊然禮之有是也久矣惟周為能具之葢非周創為之其禮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禮例當如是也父大夫也以子之故而士祭焉父士也以子之故而大夫祭焉此言士大夫之子其禮可以及其父則天子諸侯之禮可以及其父猶此意也推而上之則孫之禮亦可以及乎其祖矣故因追王上祀泛論禮例之當然不特此也旁親

之喪達乎大夫而不達乎諸侯天子至於父母三年
之喪則天子至於庶人莫不皆然以喪言之知子孫
之厚於父祖以祭言之亦知子孫之當厚於父祖聖
人懼天下之人徒見文武之追王上祀為異禮故舉
諸侯大夫士禮例之所常有者而言之又舉三年之
喪貴賤之所通行者而告之也
晉陵喻氏曰父作之子述之文武之心一也大勳未
集其勢然也壹戎衣而有天下亦其勢然也堯舜湯

武易地而皆然也然則曰予有慚德何也聖人之不得已也何為不得已曰天命也其可已乎非湯武天下之禍寧止如夏殷之季而已哉當是時猶有管叔蔡叔霍叔也猶有武庚淮夷也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然則湯武之事其心可知矣如此故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孔子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孟子曰天吏也學者其可信矣不然安有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乃與舜同稱哉禮曰

後世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言時不同也

髙要譚氏曰稱武王則曰末受命末之為言終也言文王之脩德雖未受命逮武王而終受命也文王所以無憂者以王季為父則不忠不獲盡其孝以武王為子則不忠不能承其孝文王以父作之所以立受命之基武王以子述之所以終受命之報文武受命相為始終故稱武王末受命者所以終文王末受命之事也文王之孝其志在於追王大王王季然而末

受命則追王之志有所不得行追王之志雖不得行於文王之時而武王受命則可以成文王追王之志矣故稱武王末受命者又所以見文王追王大王王季之志於此得成其孝也文王作之於前武王述之於後至周公遂推廣文武之德而成之以追王之孝而見之於天子祭祀之禮又推其類以達乎諸侯大夫士庶人而制為葬祭喪紀之節則文武之孝至周公遂廣及於天下矣

錢塘于氏曰詩人謂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天下豈足以動其心哉夫子論武王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舜同至於德為聖人則不與蓋求之文王則天其人武王則人其天矣其曰纘大王王季之緒是述於後者文王未始違乎天故其緒不息而有以得天下不然使武王不循其序文王之志荒矣故大王王季文王皆無取天下之心而自有以得天下之實武王纘大王王季之緒雖有以

得天下之實亦未始有取天下之心然則皆天也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

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鄭氏曰脩為埽糞也宗祏祭祏也裳衣先祖遺衣服設之當以授尸也時食四時祭也序次也爵謂公卿大夫士事謂薦羞也辨賢者以其事別所能也若司徒羞牛宗伯共雞牲矣文王世子曰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旅酬下為上者謂若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也逮賤者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也燕謂既祭而

燕以髮色為坐祭時尊尊也至燕親親也齒亦年也
踐其位踐猶升也先者其先祖也社祭地神不言后
土省文也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物而在掌
中易為知力者也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治國之要
孔氏曰此論武王周公上成先祖脩其宗廟行郊社
之禮所以能治國如置物掌中也善繼志者若文王
有志伐紂武王能繼成之尚書武成曰予小子其承
厥志是也善述事者言文王有文德為王基周公制

禮以贊述之洛誥云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是也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序昭穆也公卿大夫各以其爵位齒列而助祭祀是辨貴賤也旅衆也逮及也祭末飲酒之時使一人舉觶之後至旅酬之時使卑者二人各舉觶於其長者卑下者先飲是下者為上賤者在先是恩意先及於賤者也燕時以毛髪為次序是序年齒也踐其位行其禮者孝子升其先祖之位行祭祀之禮也

藍田吕氏曰此章言達孝所以為中庸武王周公所以稱達孝者能成文王事親之孝而已故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者善繼文王事親之志也序爵序事旅酬燕毛者善述文王事親之事也踐文王之位行文王之禮奏文王之樂敬文王之所尊愛文王之所親其所以事文王者如生如存如繼志述事上達乎祖此之謂達孝者歟祖廟者先王先公之廟祧也宗器者國之王鎮大寶器天府所掌者

也若有大祭則出而陳之以華國如書所謂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之類是也裳衣者守祧所掌先王先公之遺衣服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是也時食者四時之物如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是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别人倫也親親之義也父為昭子為穆父親也親者邇則不可不别也祖為昭孫亦為昭祖為穆孫亦為穆祖尊也尊者遠則不嫌於無别也故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

此昭穆之别於尸者也喪禮卒哭而祔男祔于皇祖考女祔于皇祖妣婦祔于皇祖姑喪服小記士大夫不得祔于諸侯祔于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此昭穆之别於祔者也有事於大廟子姓兄弟亦以昭穆别之羣昭羣穆不失其倫凡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此昭穆之别於宗者也序爵者序諸侯諸臣與祭者之貴賤也貴貴之義也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諸侯之助祭者

也序事者别賢與能而授之事也尊賢之義也孰可以為宗為詔相孰可以為祝而祝嘏孰可以賛祼獻孰可以執籩豆至于執爵沃盥莫不辨其賢能之大小而序之也旅酬下為上者使賤者亦得申其敬也下下之義也若特牲饋食禮賔弟子兄弟子各舉觶於其長以行旅酬也燕毛者既祭而燕則尚齒也長長之義也毛髮色也以髮色别長少而為之序也祭則貴貴貴貴則尚爵燕則親親親親則尚齒其義一

也天下之大經親親長長貴貴尊賢而已人君之至恩下下而已一祭之間大經以正至恩以宣天下之事盡矣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事上帝者所以立天下之大本道之所由出也祀乎其先所以正天下之大經仁義之所由始也故壇廟之別牲幣之殊升降祼獻之節俎豆奇耦之數酒醴厚薄之齊燎瘞腥膾小大多寡莫不有義一餕之均則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一胎肉之均則羔豚

而祭百官皆足非特是也知鬼神為可敬則鬼神無不在洋洋乎如在其左右雖隱微之間恐懼戒慎而不敢欺則所以養其誠心至矣葢以不如是則不足以立身身且不立烏能治國家哉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此之謂也

建安游氏曰大孝聖人之絶德也達孝天下之通道也要其為人倫則一也故繼志述事之末亦曰孝之至也事死如事生以慎終者言之事亡如事存以追

遠者言之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此死亡之辨也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饗帝一德也饗親一心也要不過乎物而已其於慶賞刑威乎何有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成王自謂予冲子夙夜毖祀此迓衡之要道也

又曰祭祀之義非精義不足以究其說非體道不足以致其義葢唯聖人為能饗帝為其盡人道而與帝同德孝子為能饗親為其盡子道而與親同心也

仁孝之至通乎神明而神祇祖考安樂之則於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始可以言明矣夫如是則於為天下國家也何有

延平楊氏曰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文王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所以繼其志述其事也夫將祭必思其居處故廟則有司脩除之祧則守祧黝堊之嚴祀事也宗祧天府所藏是也若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類歷世寶之以傳後嗣祭則陳之

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裳衣守祧所藏是也祭則各以其所服衣授尸所以依神也時食若四之日獻羔祭韭之類以生事之也夫祭有昭穆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也故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此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此序爵而尊卑有等所以辨貴賤也王幣交神明也祼鬯求神於幽也故

天地不祼則王幣尊於鬯也故大宰贊之鬯則大宗伯涖之祼將又卑於鬯也故小宰贊之若此類所謂序事也先王量徳授位因能授職此序事所以辨賢也饋食之終酳尸之獻下逮羣有司更為獻酬此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既祭而以燕毛為序所以序齒也序昭穆親親也序爵貴貴也序事尚徳也旅酬逮賤燕毛序齒尚恩也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況其所尊乎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況其所親乎事死如事生

若餘閣之奠是也事亡如事存若齊必見其所祭者是也記曰入門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葢死而後亡也始死則事之如生既亡則事之如存著存不忘乎心孝之至也夫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而下達乎庶人推親親之恩至於燕毛序齒仁之至義之盡也武王周公所以為達孝也歟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此之謂也　又曰推先王報本反始之義與夫觀盥不薦渙萃假有廟之象則

聖人所以自盡其心者於是爲至非深知鬼神之情狀其孰能知之則於治國乎何有

河東侯氏曰所謂達孝者達諸人情達諸天下通萬世而無斁等天地而不窮行夷貊而不窒者也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祀上帝天子之事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天子諸侯皆有宗廟謂祀乎其先者各有其先也其與顏子不改其樂之其同天子宗廟天子之先也諸侯宗廟諸侯之先也天子有天子

祀先之禮諸侯有諸侯祀先之禮故曰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魯侯也以天子祀先之禮祀其先非禮也瀆也不祀乎其先也孔氏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灌之祭禮也自首至尾皆非其祀故也禘其帝之所自出魯周公之封也何帝之所自出哉非其物故也子思於武王末受命章中備言其禮矣又曰武王周公之達孝繼之以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孝之至也豈不曰魯之君臣踐其位者天子穆穆相維辟公行其禮奏其樂者克開厥後者定爾功乎若猶未也是不敬其所尊不愛其所親以誣僞不誠之道祀其先不孝之至者也故於達孝之後特申言之曰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為魯發之也及其甚也季氏用八佾三家以雍徹矣孔子於衛其所先者必曰正名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魯之禮樂可名言乎其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

乎明乎二字極有功後世所以汨名分亂上下自三代而下隨事維持不能成善治而篡奪相繼者由不明乎禮也子思於中庸引斯禮而發斯義者豈偶然哉所以祀上帝所以祀乎其先所以字與其字更與玩味

新安朱氏曰此第十九章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

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祧先世所藏之重祧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薌之類是也昭如字觧見王制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大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

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飲也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
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也齒年
數也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
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
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禘天子
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
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
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

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又曰酬導飲也主人酌以獻賓賓酌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其主人又自飲者是導賓使飲也諺曰主人陪食疑即此意下為上之為音于偽反為上先飲也　又曰五峰言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此却說得好涑水司馬氏曰凡設官分職所以待賢者非以祿不肖也人君擇賢而授之官則宗廟之中執事者皆賢人也鄭氏謂羞牛共雞牲烏足以別所能乎

長樂劉氏曰言其孝德幽則達於鬼神明則達於庶士莫不用夫中庸以濟其美故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善繼人之志者謂大王王季文王之志在乎率人民於中和也賛天地之化育也而武王周公善行斯道以繼其志而益光大之善述人之事者謂三王之事業存於禮樂政刑也武王善能述而行之於天下也周公善能述而載之於六官也著成萬世帝王之大法使大王王季文王之緒業垂諸方策而仁於

無彊則聖子神孫所以昭顯乎親者其有大於此乎
延平周氏曰孝之爲孝一也然於舜則言大於武王
周公則言達何也葢德爲聖人之類非通乎天下之
所可行者也故曰大武王周公之孝則在乎繼前人
之志述前人之事而可以通乎天下者也故曰達雖
然特以迹言耳以心言之則易地皆然始於脩其祖
廟者葢廟者神之所依苟神之所依者莫之能脩則
事神之禮葢闕如也春秋書大室壞者亦此意也然

其終止於薦新者葢薦新者時祀之小者也其小者猶能盡禮則若所謂禘祫者又可見矣序昭穆所以別父子也若公卿者爵也若冢宰司徒者官也言序爵則知其所謂序事者官也言序事則知其所謂序爵者位也位者言其所與祭事者言所共祭與祭者未必共祭所謂共祭者若司徒奉牛牲也方其序爵則以辨貴賤為主方其序事則以辨賢為主言貴賤而不言賢否者葢先王之擇其可與祭者皆賢也而

所辨者特其事之名有所施耳逮賤者仁也序齒者義也先王之於燕仁義而已矣於天神言郊地祇言社則知言郊者舉其大以兼五帝言社者舉其小以見后土也禘對祫則祫為大於閒祀言禘所以知有祫也於時祀言嘗所以知有烝之與祠禴也然必言嘗者舉其始也蓋祭之備物始於秋而豐於冬春則少損而夏則愈薄故也禮必有義義必有禮而於郊社言禮以禘嘗言義何也郊社之所以饗帝者義也

宗廟之所以饗親者仁也於義而言禮則示其有禮以節義於仁而言義則示其有義以濟仁禮以節義則有權而有經義以濟仁則能仁而能反明其禮與義而治國如指諸掌者郊社禘嘗之説於物則以禮樂為主於己則以齊明盛服為主果於禮樂度數之間而推其性命之理與齊明盛服之際而求其性命之情則其於天下乎何有

海陵胡氏曰達明達也人謂其先文王文王之志在

於天下生靈故視民如傷保民如赤子惡紂殘暴有志伐之然而志未果而終武王能仗大義誅殘賊救塗炭之苦解倒懸之急以承文王之志豈非善繼志者也文王有文德創王基周公能輔相成王制禮作樂以述成文王之業豈非善述人之事歟以天子之尊莫之與抗然上知報天之功下知報地之力中知事祖宗之靈至尊尚如此況於卿大夫之卑士庶人之賤固當恭謹而事其上矣在易觀卦曰觀盥而不

薦有孚顒若言在上之人於宗廟之終致其孝謹在下之人觀而化之孚信顒然故聖人之制祭祀為教化之本原其於治國之道如指掌中之物禘夏祭之名嘗秋祭之名

嚴陵方氏曰宗廟之禮非特序死者之昭穆亦所以序生者之昭穆焉王制所謂三昭三穆者即死者之昭穆也祭統所謂羣昭羣穆者即生者之昭穆也敬其所尊者尊其祖而敬之也愛其所親者親其禰而

愛之也事死如事生者主人道言之也論語所謂祭如在是也事亡如事存者主神道言之也論語所謂祭神如神在是也地雖載萬物而萬物乃本乎天地雖生萬物而萬物乃始乎天夫郊社之祭皆所以報本反始謂之事上帝豈為過哉

馬氏曰大則有不可繼之意而達則有可傳之理也以不可繼故曰德為聖人以其可傳故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志者藴於中而未發事者發於外而

已行蘊於中而未發則在知其志而弼成之所以為善繼發於外而已行則循而潤色之所以為善述霜露之變殊而君子怵惕悽愴之心生故春秋脩其祖廟將以行禮而達其孝愛之心故陳其宗䄂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序貴賤所以貴貴則賤者有所略辨賢所以責其才之所勝能之所任則老者在所簡矣然而祭者教之本而德均則政行先王於既祭之末而行燕之禮其旅酬則以下為上欲其恩之有以及於

賤者也其燕毛則以齒為先欲其恩之有以及於老者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此備在外之物也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至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此盡其在内之誠也郊社者外祭之重者也禘嘗者内祭之重者也禮者文也義者本也言禮則有義言義則有禮文可陳而本難知非明不足以見之明其義者唯君子而已指者言其體示者言其用

兼山郭氏曰武王周公孝之達者故繼志述事得以

成其志而盡文王受命之大德而為有國無窮之休故中庸詳言之也夫事出於誠則義不苟遺故一字不該非誠意之所存也惟誠意之常存故不遺一事不廢一義進退可觀動作可法以之推於天下無不可者如郊社禘嘗之禮是也既序尊卑貴賤以明其分辨賢逮賤序齒以通其情又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以端其本不崇朝而大義徧舉古之明王為國以禮者葢謂是也

廣安游氏曰達孝者猶言孝道至是而達凡先王之志至是而通達也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所以為孝也天下之禮不可以一端而盡則夫行之有不得而周浹者矣人而有父子之親也昭穆不可以不辨人而有貴賤之等也爵不可以不序人之賢而有大小之差也事不可以不序人而有父兄之愛也子弟之賤不可以不逮人而有老少之差也毛髮不可以不優是皆人情之所當有而闕一不可者古之行

禮未有能周浹而備舉者也欲其道之備舉而禮之周浹此固先王先公之志而武王周公能終成之所以為達也踐其所當踐之位行其所當行之禮奏其所當奏之樂敬其所當敬之尊愛其所當愛之親所以事上帝所以事乎其先聲明文物雍容委曲粲然繁興自四代之樂四代之罍四代之衣服車旗宮室之類莫不兼舉並用而用之各有其時行之各當其處故天下之至文未有如周家之全美而中節者孔

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之取於文者非徒取其文也取其禮也非徒取其禮也取其道之四達而交通也昔者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文王之所望望此也望而未見則未達也武王周公能繼其志述其事以達文王之道此所謂達孝也此聖人之得志聖人之盛也孔子之欲從周樂其得志而無有所不慊乎其道而已雖然此豈一日之故哉葢自后稷公劉下至大王王季文王周公相承不絶而後

得以至於如此故孔子先言其追王上祀之禮次言能推本歸美於其親則為人子孫之志於是為得矣此言宗廟之禮治國之道又以見其為人君上欲行道於天下之志於是為得矣夫武王周公內得志於其家外得志於天下此固孔子之所願望見而不得者故吾從周云者斯以寄其意焉爾

施氏曰舜之大孝則充而塞乎天地溥而横乎四海武王周公之達孝則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

四海而準何則盍德諧頑嚚則已所獨也故於舜謂之大孝繼志述事則人所同也故於武王周公謂之達孝非帝王之德有優劣易地則皆然

晏氏曰天下之理有本必有末舉其本而末從之所以然者得其要爾天地者生之本也而以郊社祭之先祖者類之本也而以禘嘗祭之君師者治之本也又能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可謂知所以報本而得其要矣推此以治國者其末爾所以如指示諸掌

之易也

高要譚氏曰周公稱達孝可也然而與武王並稱何哉曰周公所以推之天下者即武王之事也武王為其事周公廣其意此所以並稱為達孝也繼文王之志述文王之事者武王之達孝也故能壹戎衣而有天下以終文王之受命繼武王之志述武王之事者周公之達孝也故能制禮以化天下而成文武之德

吴興沈氏曰其妙則藏乎性命之間其微則寓乎䆠

數之內況鬼神之道見於幽明有無之際精粗隱顯兼得之欲知中庸之理觀諸鬼神祭祀之間斯可矣故以武王周公之事明之又曰治道不在多端在夫致敬之間而已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當其執圭幣以事上帝之時其心為何如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當其奠爵舉以事祖宗之時其心為如何是心也舉皆天理無一毫人偽介乎其間鬼神之情狀天地萬物之理聚見於此推此心以治天下何所往

而不當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乎於郊社言禮禮者所以敬而已於禘嘗言義義者敬之義而已

建安真氏曰自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下至此章亦猶前章之稱舜也大抵為人君以光祖宗遺後嗣為孝周自大王實始翦商至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武王遂成之躬衣戎服誅獨夫受而有天下此武王之繼志述事也周公追王大王王季祀先公以天子

之禮又制禮作樂使世世子孫奉承宗廟之祀事死如生事亡如存此周公之繼志述事也舜之孝如天之不可名故曰大武王周公之孝天下稱之無異辭故曰達後世人主有志於孝治者當合大舜文武周公之事而考之葢大舜以瞽瞍為父處人倫之變者也文王以王季為父處人倫之常者也舜文所遇不同而其心則一使舜遇文王之時必能盡處常之道使文王遇舜之時亦必能盡處變之方所謂易地則

皆然也至於繼志述事則當持守而持守固繼述也當變通而變通是亦繼述也

錢塘于氏曰夫親親貴貴尊賢下下長長此五者具見於宗廟一祭之間大經以正至恩以宣善繼志述事如此可謂感矣此皆大王王季文王之所未為武王周公通變而為之不謂之達孝可乎達者不拘故常固有通變之義先儒以前所言達禮通天下可行因謂之達孝殊不思此謂其達者指善繼志善述事

而言非可指達禮爲達孝也

山陰陸氏曰以社之禮爲事上帝者葢祀昊天上帝則百神與雖及地祇是乃所以事上帝也

晉陵喻氏曰學者或疑武王之事不出於中庸故夫子稱舜稱文王而後繼以武王周公之事而加詳焉其曰達又曰善繼善述又曰孝之至者尚何疑於武王哉

新定顧氏曰周自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

王克成厥勲考其用心唯欲措斯世於平治而已則論武王周公之繼志述事莫先於卒其伐功也今也語不一及而獨備言祭祀之事何邪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祭祀禮樂之至盛者也論武王周公之繼志述事而及於祭祀者言其功成治定制禮作樂之事實也　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物在掌中易為知力者也孟子言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上古人譬言事之易大抵以此因論祭祀縱言至

於此耳郊祀言禮禘嘗言義互文也

新定錢氏曰達孝當就繼志述事上看若以無改父道為孝則武王不宜伐商若以友于兄弟為孝則周公不當誅管蔡未可與權者未足與議也故以達孝稱之是其伐也其誅也乃所以善繼志述事者也

禮記集說卷一百二十九